

如何以「我怀了敌国皇子的孩子」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我怀了敌国皇子的孩子，被他囚在殿中。

他暧昧不已地啃咬着我的唇，双眸猩红，声音不似往日清润，「姐姐找到正品，就嫌弃我这个替身了吗？」

我看着他那张艳丽多情的脸被嫉妒染得面目全非，忍不住心中畅快，「对，你和你哥哥真是没法比。」

【已完结，请放心食用~】

一、

我第一次看到谢殷的时候，心跳骤停，怎么会有人这么像我的哥哥？

我贪婪的视线忍不住黏在她身上。她静静地看了我一眼，很平静，没有任何不满，更像我哥哥了。

谢殷朝我微微欠礼，「见过九千岁。」

我耳根子软了软，这声音真好听，虽然她不太像个女人，却也别有一番清润。这么漂亮的人，当一个默默无闻的秀女，可惜

了。

美人凋零深宫，我不忍心。虽然我给不了她幸福，但是我可以给她一切她想要的东西。

跟着我，应该比跟着皇帝快活。

身为掌东西两厂和锦衣卫的太监头子，底下的人都尊称本提督一句「九千岁」。

先斩后奏是皇权特许，而听调不听宣则是我权倾朝野的结果。满城文武我说抓就抓，说杀就杀，人人恨我入骨。

皇帝宠信我，其他人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

皇帝惯我到什么地步呢？入宫的秀女，我一开口，他就把美人赏我了。

选了个良辰吉日，我把婚事办了。

八抬大轿，十里红妆，扔的赏银都是金豆子，用的红绸都是千金难换的蜀锦。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敢不来我的婚礼，人人赔着笑。我眯着眼睛喝酒时，皇帝也来了，独独赐我免礼。

事后弹劾我的折子自然是雪花般地飘，说我贪污枉法，目无皇权。

可笑的是，皇帝郁流嫌麻烦，把折子扔给了我，我挑了几个骂得尤为好听的，请去了西厂做客。

当然这些都是后话，毕竟，今夜良宵如许，当不负温柔。

我挑开她的盖头，她桃花眼狭长，薄唇点朱，纤细的脖颈被高高的衣领裹着，我忍不住指了指，「要不要解开，难受吗？」

谢殷鸦羽似的眼睫颤了颤，颇有些我见犹怜的味道。

我收了手，安慰她，「别怕，我不碰你。」

交杯酒，她也肯定不想跟我喝，至于我嘛，自然是没什么所谓。我转身打开柜子抱了一床锦被铺在地上。

「九千岁就睡地上吗？」

「嗯。」我脱了鞋子抬头看她，笑了笑，「怎么，你要喊我上床？睡床上也不是不可以。」

谢殷抿了抿唇，吹灭了床边红烛，不置一语。

良夜漫漫，谢殷清浅的呼吸声好像就萦绕在我耳边，不知怎么，我有些眼酸，似乎梦回当年。

天蒙蒙亮，我就醒来了，细细碎碎的穿衣声似乎惊醒了谢殷，我扣盘扣的手顿了顿，「阿殷多睡会吧，我去早朝，回来给你带些甜食。」宫里的妃子都爱吃甜食，我想谢殷大概也不例外。

谢殷半支起身子看我，「九千岁何故对我怎么好？」

我的视线从她依旧裹到脖颈的白色中衣上滑过，忍不住眯了眯眼，「想对你好，便对你好罢了。」

时辰不早了，不能跟美人继续聊下去，我微微收了收下巴，推门出去了。

其实我能当上九千岁，做一个人人喊打的大宦官，主要原因是我甚得圣心，其次才是我手段了得。

今上郁流年纪轻轻，铁血手腕，跟我关系.....极好。

虽然说起来有些攀关系的意思，但的确如此，皇上智多近妖是事实，懒得要死又是事实。我是他最信赖的第一走狗，哦不，第一能臣。

「朕的人滋味如何？」郁流来得不早不迟，正好在路上撞见迟到的我。

我从不骗郁流，微微一笑，「佳人难得，臣甚重之，不敢亵渎。」

「没用的玩意儿。」郁流拂袖离去，扔给我一粒药丸，「给她吃了，大补。」

但等到夜里，我才晓得，郁流真是凶猛的行动派。

我将郁流赏的药丸递给谢殷，「皇上赐的，委屈阿殷了。」

谢殷轻声说「没事」，和水一口吞下。

我连忙递上锦帕给她，又将刚刚带回来的玫瑰烙酥糖放至她唇边。

她擦完嘴角水渍，抬眸看我，里头漆黑一团，看不清情绪，伸手接过了糖，朱唇轻启，极为漂亮。

我并不喜欢女人，却忍不住咽了咽唾沫。

我坐在案前批折子，听到了床榻上传来的低喘，轻轻柔柔，丝丝哑哑，勾魂摄魄。

放下朱笔走近，撩开床幔，眼前的美景，真真是艳煞我了。

佳人眼尾微红，青丝缭乱，衣襟半开，露出精致的锁骨和一小片雪白的肌肤，最不能让我忽视的，还是那凌厉的极具侵略性的喉结。

操。

我脑子都快炸开了，额角青筋一突一突的，有点想喝水，更想吻他。

这世上，还有人比我胆大。

他怎么敢的？一个男子，装成个女人跑来给郁流当小老婆？
哦，不，现在是给我江晏当大老婆。

不过好像有一点点兴奋是怎么回事呢？

毕竟是个女子还得娇养着，是个男子可不是随我折腾了吗？

这么想着就忍不住轻笑出声。是男子更好，我喜欢得很。

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争先恐后地冒出来，在看到 he 精瘦的小腹时达到了顶峰。

我下意识咬了咬舌尖保持清醒，伸手准备把他抱起来，带到后头泡泡冷水澡，谁晓得这人一把拉过我的手将我拽入床榻，翻身压在我身上，薄唇就这么不受控制的贴上了我的颈侧，我被他吻得尾椎骨一阵发麻，这人手还不老实地在我腰间摸索。

修长的手好像沾了火，一寸一寸撩起我的情欲，我眯着眼睛咬了一口他的耳垂，这人哑着声闷哼一声，撩人不已的喘气声喷入我的耳骨，我长舒一口气，正打算趁机将他敲晕，那锋利的金簪就在我的颈间指着，明明姿态不善，说的话倒是温和有礼，「抱歉，得罪九千岁了。」

好久没这么被人威胁了，尽管他态度很是不错，可我还是不大能忽略我脖子上那凉冰冰的刀刃。

不过看着他这张色绝桃李、艳压满园春色的脸，我还是眯起了眼睛，将腾起的怒意尽数压下。徐徐图之，我不急。

我放轻声音劝他，「别怕，我是想抱你去后头泡泡，我不动你，也不害你，我会一直对你好的，我发誓。」

谢殷那双勾魂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，看了许久，才将抵着我的金簪慢慢松开，我轻轻呼了一口气，一个翻身将他压下，点了他的穴，「得罪。」

说罢我将人抱起带到后面。

我将他放进后殿的池子内，蹲在他旁边轻声说：「药是皇上赐的，我不给你不行。现在不点穴，你泡冷水纾解的时候大约会发疯，那我能不能克制住就不好说了，对吧？」

谢殷眼皮子敛了敛，我顺了顺他的青丝，坐在一旁陪他。

等看到谢殷脸上的艳色稍稍淡去，我知晓他好了，伸手将人捞出来，带回房间解了穴，「你自己换衣服，可以吗？」

谢殷眸子眯了眯，「多谢九千岁关心了。」

我勾了勾唇，低头凝视了他一眼，自然知道他什么意思，忍不住转了转食指上的黑玉戒指，挑了挑眉，「我先出去便是。」

差人给他煮了碗姜茶，茶煮好我就端着进去。

秉着非礼勿视的原则，我敲了敲门。

「进来。」谢殷的声音也不再压着，彰显出少年的性感来。

我推门而入，就见他一身女子裙装，青丝微湿，坐在榻上，我脚步一顿，这种雌雄莫辨的美色，真的很招人。

我压下心中思绪，将盛着姜茶的瓷碗递给他，「喝点吧，祛寒。」

谢殷接过，因着有些烫，用勺子小口小口地喝。

我看他这副模样，心里一软，忍不住纵他，「明日我为你多置办些男子衣袍回来吧。」总归是个男子，再见他穿裙装，我也心中怪异。

谢殷喝茶的动作一顿，抬头看我，又别开眼，轻轻应了一声，耳尖有些红。

这么娇气？

谢殷喝完姜茶，放下瓷碗，我伸手接过，看着他，还是想先探探他的口风，「你为何做女儿家打扮来后宫？」

谢殷刚刚垂下的手颤了颤，见他果然没有开口的意思，我话头一转，「不想说，就不说吧，没事的。」

总归我会查出来。在此之前，念他长得极像哥哥，更又是个男儿，便赏他几日好日子过。

我将碗送出去，吩咐所有的宫女、侍从不要靠近正殿。

顺道吩咐了锦衣卫，查查我榻中美人，是何来历。

我挑眉看了一眼面色怪异的宫女、侍从，这些人约莫猜我新娶了美人想着可劲儿折腾呢，啧，属实冤枉。

差不多该就寝了，我看谢殷头发还湿着，便拿来新的巾子走近他，「自己擦，还是我给你擦？」

这话说得我就忍不住想笑，我娶回来的美人，调戏调戏怎么了？

这般想着我又改口，「朝里头去去，我亲自给你擦。」

谢殷眼皮微微挑起来，颇有些锋利，摆明了是拒绝。

饶是他没说些什么，我还是不太高兴，多少年没被人忤逆过了，俯下身子掐住他的下巴，「你了解你现在的处境吗，美人？我乐意宠着你便宠着，不乐意呢，就请你去西厂住两天，懂了吗？」

谢殷倒是乖觉，微微低头，白皙纤细的脖颈就这么直晃晃地撞进我眼睛里，惹得我想起了哥哥，掐着他下巴的力道松了些。

这人顺势朝里头坐了坐，半侧过身子，我自然一条腿跪上床，细细地给他擦头发。

见他头发半干不干，我收了巾子去洗漱，回来更衣掀开被子准备躺进去，谢殷半支起身子看我，眼眸漆黑一片，「九千岁不如上榻吧。」

我动作顿住，舌尖舔了舔后槽牙，笑着哄他，「不用，阿殷睡吧。」

谢殷轻轻应了一声，显得柔顺至极。

我懒得理他，匆匆瞟一眼，就见这人白色的中衣半开，露出精致的锁骨和玉白的皮子，青丝散着，狭长的桃花眼微微上挑，显得勾人又贵气，琼鼻高挺，薄唇微抿，尖利的下巴半抬着，又有些娇气。

二、

我拿着令牌出宫，挑挑拣拣，选了上好的锦缎，带到京里有名的采裳阁给谢殷做衣袍。

等衣服的时候，我坐在外间喝茶。等了许久，却看到门口走过一位与谢殷极为相似的公子。

我忍不住眯了眯眸子，腾起身子就出门，将怀中的追魂香抹了一些粘在手上，追上公子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公子，这是你的荷包吗？」

这位公子低头看了一眼我手中的藏蓝色荷包，笑了笑，「多谢，不是。」

靠，这个好像和我哥哥更像。最近是怎么回事，我哥长得可不是大众脸。

我这么想着，公子已经转身离开了。

反正追魂香抹上去了，不急。

我抱着采裳阁赶出来的衣袍回了宫，就见谢殷坐在桌子前写字，我放下衣袍，凑过去看，人长得如花似玉，这字也未免太丑了。

大约是谢殷看出我尴尬的表情，收起桌子上的字，声音有些低落，「让九千岁见笑了。」

我看着这人垂眸的风姿，心里一抖，话到嘴边滚了又滚，成了夸赞，「夫人貌美就好。」

谢殷闻言轻轻笑出了声，似高兴，又不高兴。

我倒是能理解他的心情，却没打算管，指了指刚买来放在桌上的衣袍，「给你买的，你穿上试试，买的不多，日后慢慢添。」

谢殷偏头看过去，没说话。

我拿来递给他，「试试吗？」

谢殷垂着眼轻轻「嗯」了一声，看起来极为温和知礼，他接过衣袍，走到屏风后头去。我就这么等着，等了半晌，也不见美人出来，忍不住出声询问，「阿殷？你好了吗？」

「你.....你进来。」谢殷那带钩子的声音响起，听得我耳朵软软的，应声进去，就见美人衣袍半解，露出玉白的身子、精致的锁骨和流畅而精瘦的小腹。

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食色，性也，美，美，太美。

瞧着他衣袍凌乱，我就知道他不会穿，心里不由得有些疑惑和一丝我自己也没搞明白的情绪。谢殷到底缘何，明明生做男儿，却连男子衣袍都不会穿？

我上前为他解开衣带，极为细致地一件一件为他理好，最后环着他的腰肢为他系上腰带，靠在他耳边轻声笑，唇故意地有一下没一下地吻着他的耳骨，「阿殷学会了吗？」

谢殷耳尖一红，微微侧开脸，「嗯。」

既然美人乖顺，我自然是不想放开手上那把精瘦纤细手感极好的腰肢，不过谢殷身子由于我的触碰一直僵着，我过了手瘾，倒也放开，后退两步，欣赏面前的佳人。

美人一身红衣，束着腰肢，青丝披散，玉似的肌肤略带薄红，看起来诱人不已，男生女相，不显得弱态，身姿修长而挺拔，娇美而惊艳。

「好看。」我由衷地说出了一声质朴的感叹。

谢殷笑着看我，「九千岁见的美人还不多？」

多是多，美成你这样的，实属罕见，我眼皮子浅，没看过。

不过我这人看到美人自然嘴甜，「阿殷在我心中，胜过万千。」

谢殷身子顿了顿没理我，垂下漆黑一片的眸子，推开珠帘绕过屏风就出去，我跟着他看到了滚到地上的毛笔，脚步顿了顿，「我教你写字吧。」

谢殷脚步一停，静静看着我，看到我脊背发麻，感觉受到了勾引，「好。」

我把谢殷按在椅子内，绕到他身后，陪他一同提着笔写字。

我才发现，谢殷写字不是丑，他似乎在刻意克制自己的笔锋，我忍不住低了低头哄他，「你想怎么写，便怎么写，没关系的。」

谢殷手下用笔一重，留下一个深深的黑点，并没有回应我。

我倒也不是很在意，继续教他写字，教美人写字主要是教个情趣，写得再差也没事儿。

站的腰都酸了，我忍不住把下巴搁在美人肩膀上，谢殷果然僵住，却未曾制止，声音还是温柔地跟水似的，不过稍稍带了一点儿哑，「九千岁干什么？」

我忍不住摸了摸眉心，我娶回来的夫人，管你是男是女，靠靠怎么了？

不过还没来得及宣示主权，谢殷就眉眼含笑地递给了我一方洁白的锦帕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一脸纳闷地看着他。

谢殷狭长的眼睛弯弯，看起来颇有些可爱，伸手过来，我微微避开一些，他便顿住，「脸上沾了些墨。」

我听了一把抓过他的手腕贴到我脸上，「那阿殷帮我擦吧。」

这人耳尖微微红了红，只是手上动作极为温柔，「好像擦不掉了。」

我偏头看向身后的铜镜，忍不住啧了一声，想我江晏就算真是 个太监，那也是暗恋我的人得排到皇宫外啊，我这细皮嫩肉、肤白貌美的，不知道多少不受宠的妃子妄图勾引我呢，今儿可是一世英名都毁了去。

「还不是为了你。」我拿了挂在后头的巾子放进铜盆里浸水，边擦脸边嘟囔。

谢殷没说话，我挂好巾子转身，就见谢殷定定地看着我，那一汪多情的桃花眼里满是深色。

不知怎么，我被他看得心跳如鼓，头脑发热，忍不住别开眼，下意识摸了摸脸，还好我脸皮厚，红色不上脸，不然还怪不好意思的，「看我做什么。」

谢殷好像回了神，笑了笑，「没什么，只是还没人似九千岁般对我如此好，心中有些感动。」

听他这么说，我自然是有些不太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尖，我对他好吗？

以后对他好吧。

三、

七月初七，乞巧佳节。

我看着躺在榻中看着书的谢殷，想着自个既然决定对他好些，便试探地问他，「阿殷想出宫去吗？今儿过节，外头热闹，我可以带你去逛逛。」

谢殷放下手中的书卷，抬眸看过来，温声道，「好。」

「不过我也有个要求，要阿殷答应。」我挑着眉看他。

谢殷收起书，「九千岁请讲。」

我不讲，我直接做。

我坐在床边看着满脸通红的谢殷，心里升腾起诡异的满足，随即扯下他的腰带，撕去他的外袍，将他两手绑在床头。

谢殷声音极哑，还暗藏着一丝极为明显的不悦，「九千岁做什么？」

哟，原来小奶猫也会发脾气？

我端出器具，放在床边，手指在他漂亮的脊背上有一下没一下地划着，「今天带你出门，怕你走丢了，打个标记。」

我的人，一定要有我的印记，这是野兽的领土主权意识。

谢殷大约被我摸出了火，声音极哑，「放开我。」

我低下头亲吻了他那对极其漂亮瘦削的蝴蝶骨，慢悠悠地吮吸，果然听见这人轻轻地喘气声，「舒服吗？你乖乖的，我会让你更舒服好不好？」我笑着贴上他的颈侧。

肉眼可见的，这人整个身子都泛红了，漆黑的瞳孔里藏匿着滔天的情绪，竟然叫我都看不明白，不过我也不是很介意。

我拿着针沾上颜料，沿着他的蝴蝶骨慢悠悠地勾勒出一只青鸾。

担心他疼，我画画停停，为他吹吹气。

终于刺得只剩青鸾尾巴，我将他点了穴，解开腰带给他翻了个身，又系上，又解开穴。

「怎么不一直点着？何必多此一举绑着我？」谢殷垂着眼睛看我，因为疼痛和欲望双重折磨，他此刻眼尾通红，勾人得要命，让人恨不得想和他一起死在这方床榻之上。

我奖励似的吻了吻他的下巴，「我喜欢看你有反应的样子。」说着就沿着他的腰际将凤尾一直刺到小腹，手撑在他的小腹处低头慢慢勾勒，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灼热的欲望，忍不住顺着他的小腹吻了吻，「乖孩子，快好了，别着急。」

最后一笔刺成，我满意而又虔诚地将吻落在了他的小腹上。

谢殷疼得满头大汗，脸色惨白，唯有嘴唇被咬得一片殷红。

我奖励似的舔了舔他嘴角渗出的鲜血，眼神一刻不落地望着他身上的刺青。

我小名鸾鸾，干爹说我像青鸾，自负又顽固，做不了凤凰，也不耽误我争权逐利。

况且鸾鸟刺绣多见于床帟，有颠鸾倒凤的欲望气息。

如今看着这只青鸾覆盖在谢殷身上，一种诡异的感觉填满整个心脏，我现在亲吻的这个人，完完全全是属于我的，整张皮都被我打下了标记。

将针和颜料都扔进盘子中，我伸手解开绑住谢殷的腰带。

也是在那一瞬间，谢殷掐着我的腰肢就将我按在了身下，灼热的吻覆盖了上来，又转向脖颈，又吻上锁骨，喘息间这人的声音又哑又欲，「九千岁可真不把我当男人。」

念着再往下就要出事，我伸手抵住他的额头，看着他身上那只好像要腾飞的青鸾，笑着劝他，「我可是太监，你可别昏头。」

谢殷果然整个人僵住了，与我拉开了一些距离，漂亮的小脸上漆黑一片，看起来情绪极为不佳，似乎就在崩坏的边缘，和往日温润如玉的样子大相径庭。

我眯着眼睛伸手朝他下方探去，「但是我可以帮你，我可舍不得你难过。」

谢殷一把伸手钳制住我的手腕，冷着神拒绝，「不必。」

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他拒绝了可不关我的事了。

要知道这种事，还是咱们太监研究得透彻，他怎么不知道享受呢？

我走出门外吹风，等着里头的人纾解难挨的欲火。

不晓得多久才见他一袭红衣推门出来，月夜下倒像是个妖，只是气度偏偏温和偏冷，看起来诡异又和谐，招人得很。

这大街上灯影绰绰，随处可见才子佳人，但像我和谢殷这样两个漂亮男人走在一起的，还真是独一份，是以总有些小姑娘掉头看我们，笑得一脸慈祥。

我倒是不甚在意，看到一位老爷爷坐在那卖糖人，生意凄清，朝谢殷努了努嘴，「我会弄，做个给你？」

谢殷笑了笑，「九千岁还真是多才多艺。」

我掏了一锭银子递给老爷爷，「爷爷，我想为我家那位亲手做一个糖人，劳烦你把摊子借我用用吧。」

老爷爷用那浑浊的眼睛看我，「娃娃，不用那么多不用那么多。」

我将银子塞进老人家手里，「爷爷，我手上没带碎银子，你就拿着回去和家里人过个节吧。」

老人家哽咽着道了谢，让开了位置。我坐下，照着谢殷开始慢慢悠悠地捏起糖人，红衣男子，一头青丝，右手提着一盏琉璃莲花灯。

我将糖人递进谢殷手里，眯着眼睛笑，「怎么样？不错吧，快尝尝。」

谢殷低头看着糖人，没动作，似乎极为好奇，「九千岁这么良善，是怎么爬到这个位置的？」

我挑了挑眉，「谁告诉你我是好人了，我在阿殷面前树立良好形象啊。」

谢殷轻飘飘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看不出情绪，我却被他看得心口发胀。

这人收了目光随我一道走着，糖人抓在手里也没吃，我忍不住调侃他，「阿殷不会舍不得吃吧？放心尝啊，你喜欢，我日日做给你吃。」

这人没理我，步子走得更急，本就身高腿长，我一时跟上他还有些吃力。

四、

谁晓得，这么美好的夜晚，却偏偏有活腻的、不长眼的、忙着投胎的蠢物来打扰我。

我避开朝我侧边刺来的剑，一个飞身搂住谢殷就跑，「走！」

作为郁流座下第一走狗，我敌家众多，想暗害我的人自然比比皆是，只是没想到今日带着美人出来花前月下竟然也要被人打扰。

我低头看着怀里的美人，「阿殷，把我腰间信号弹摸出来放出去。」

谢殷闻言便在我腰间摸索，痒痒的，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

信号弹被摸出，谢殷边放边问，声音颇有些温柔，「九千岁在想什么？还咽口水。」

大敌当前，他可真是够不给我面子的，也是够淡定的。

「美人在怀，乱了。」我笑着看他，这人果然耳尖红了，没了言语。

将人带进了一家废弃的酒楼，将他压进了柜台下，我也顺道挤了进去，就这么下巴搁在他肩膀上，手搂着他精瘦的腰肢，扑鼻的都是他清冽的冷香。

谢殷不自在地在我怀里动了动，我挠了挠他的腰，「别动。」

「压到糖人了。」谢殷声音很小，可我还是听出了一丝难过。

心里说不出什么感觉，好像是有些甜，正想调侃他，门被踹开，是以我只能和谢殷屏气。

谢殷不会武，我怕他气息重被发现，另一只手便悄悄捂上了他的薄唇。这唇湿湿的软软的，肯定很好吃。谢殷也果然僵在我怀里，我心一颤一颤的，饶是如此情形，我还是想笑。

真可爱啊，想要。

不过还不等我想入非非，就听见外头的人的议论声，「不找了，守着入口，烧！」

靠，这哪行，我家小美人岂不是要完了？

「乖乖待着，把糖人吃了。」我轻轻咬了咬谢殷的耳垂，见他整个人僵住，松开了对他的禁锢，就站了出来。

「在这！杀！」那群黑衣人转身看着我就要扑杀过来。

我单手撑着柜台，翻身出来，眯着眼睛，带着满腔火气迎了上去。

一群杂种。

可惜没带自己的佩剑，我抢过一个黑衣人的银剑，将他踹到一旁，向其他人刺去。

不太顺手，却也能用。

那群废物的鲜血溅到了我的眼睛里，我忍不住眨了眨眼，他们也是配合得极好，趁机朝我刺来，我避无可避就要生受一剑，谢殷却突然朝我扑过来要为我挡。

那一瞬间，他一袭红衣，美艳无双的样子牢牢刻进我的脑海，我心脏骤停，也不知是怕还是什么，不过动作比脑子快，我搂过美人就翻身再次挡住了剑。

怎么能让美人受伤呢？

腰背一疼，又被一踹，我生生忍着，稳住身子护住怀中谢殷，勾了勾他汗湿的青丝将他放开，翻身又扑杀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我的孩儿们可算来了。

我趁机退出，避到后面，指着那个刺我一剑的，冷声道，「除了他，一个不留。」

谢殷过来扶住我，脸色极白，「你还好吗？」

我勉强笑了笑，「糖人吃完了吗？」

谢殷一顿，鸦羽似的睫毛颤啊颤的，看起来脆弱又可人，「没。」

我忍不住想笑，却拉到了伤口扶住腰，「嘶，疼。」

果不其然美人忘了尴尬也忘了害羞，有些紧张地低头看我腰间，「流了好多血，快些回去吧。」

本来想说「是心疼，因为阿殷不吃我做的糖人」，但是我忍住了，看着谢殷温柔而着急的眉眼，我心里软成一团。

救命啊，要完。

五、

躺在床上，谢殷坐在一旁为我吹药，忍不住笑弯了眼睛，「阿殷真贤惠。」

谢殷将药勺递在我唇边，垂着眼看不清神色，也未曾回应我的调侃，「喝药吧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任由美人伺候着喝药，倒也不再调侃他。

颇有些岁月静好的意思。

我眯着眼睛昏昏沉沉，突然感到一只冰凉的手摸上了我的腰，惊得我立马睁开眼睛，就看到谢殷将我的中衣撩起一半正在给我换药。

我立马伸手牵制住他的手腕，「我自己来。」还好美人稳重且不好色，没给我全掀开，要是看到了我的身子，知道了我的秘密，纵使我再怜香惜玉，他也是活不成的。

谢殷没动，静静地凝视着我，「九千岁怕是不太方便，还是我来吧。」

温柔却强硬，有些新鲜，我半支着身子同意，松开了对他的禁锢。

换好药这人却没给我将中衣掀下，反而用那修长的手指顺着我的脊骨上下游移，声音也染上了欲望，「九千岁的腰似乎比女人的还细还软，也不知道能折成什么样呢。」

我听了心里一紧，怀疑他看出什么，却还是故作镇定，「是吗，阿殷要试试吗？」我这话刚落下，谢殷滚烫的呼吸就洒了上来。

这人张口就咬住了我腰间的软肉，咬得有些狠，我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，偏偏他又安抚似的细细密密地亲吻着那块被他咬红了的软肉。

感觉到自己的身子有些变软，我忍不住闭上眼睛一把将他拽过来，舔弄他凌厉的喉结，这人整个人顿住，我视线下移，看了看他小腹下处，满意地笑了起来，「阿殷又不满足我，还要勾引我，哪有这样的好事，得大家一起难受才是。」

谢殷瞥了我一眼，给我将中衣掀下，又将鸡汤递到我唇边，我边张嘴边看着他笑，「阿殷做的？真贤惠。」

谢殷不作声，我却是半真半假地问出了我心中的疑惑，「你对我那么好，是不是芳心暗许了？今晚准我上床吗？」

谢殷拿着烫匙的手一顿，耳尖有些红，温声道：「救命之恩.....」

他还没说完，我就抬手打断，「知道了。」耳朵都红了，刚刚还勾引我，嘴硬。

或许他想说的是，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呢？啧，应该听他说完的。

在谢殷如此贴心的照料下，在我不愿起来失去美人的照料中，半个月的功夫，皮糙肉厚的我，还是伤好了。

虽然好了，但我和谢殷之间的关系自然是一日千里，他大概的确对我芳心暗许了，对我极好，手艺也极好，将我照顾得极为妥帖，不得不承认，我十分受用。

只是有一事让我极为生气，我宫殿里的某个宫女撞破了谢殷的男儿身，日日来找他，我虽躺在床上，待在里头，却是耳力极好，清清楚楚地听着那个宫女的吴侬软语。

可真是大胆，敢敲我江晏的墙角？

这日我终于从床上爬起来，推开门看着外头那个要将糕点塞到谢殷手里的宫女，眯着眼睛笑，「怎么，发现他是男子，就敢来翹本提督的墙角了？」

宫女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糕点洒了一地，不断地磕头求饶。

我慢悠悠走过去，皂靴踩上她纤细的手指，一下一下地碾磨，这姑娘撕心裂肺地叫着，「谢殷是男是女，都是本提督的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我看都不让别人多看的宝贝，你还想碰？」想着她这只手就准备搭上谢殷的手腕，我又忍不住狠狠用力。

谢殷上前一步，我将食指搭在唇边，偏头笑着看他，「嘘，等会儿再和你算账。」谢殷果然抿着唇不再动作。

我弯腰抓起宫女的头发，就将人半提起来，拉着头发在地上拖，拖出殿外，招呼锦衣卫，「把她带到西厂去，手剁了，皮剥了做成鼓面。」

那宫女害怕不已地看着我正准备求饶，我扔掉手上带着头皮和血迹的青丝，晃了晃脑袋，「别求饶哦，会更惨的。」

果不其然她不敢再说话，捂着嘴巴无声地哭，我这才转身进去，看见谢殷还站在原地，心里一阵又一阵的不快，「怎么？心疼？」

谢殷摇了摇头，「你误会了。」

我瞥了他一眼，笑咪咪道：「进来说，小两口的事，关起门来床上吵。」这人耳尖一红，紧紧跟着我进来。

我反手将门一关，地上铺的都是柔软的貂绒毯子，我就顺势将谢殷压在地上，跨坐在他精瘦的腰肢上，两手将他的手腕按在地面，紧紧靠着他，死死盯着他的眼睛，观察他有没有说谎，「跟着我，委屈你了？」

谢殷眼睛眨都没眨，「不曾。」

我靠近他那薄情又冰凉的红唇，试探似地舔了舔，「那你日日跟一个宫女说话。」

谢殷微微一使力，反身将我压在身下，有些生气地咬我的下唇，「日日出去帮你拿药，日日被人拦，你把她处理了也好，九千岁可满意？」

一直很不顺畅的心情突然轻快起来，我勾住他的脖颈笑，「满意。所以要奖励你。」

说着就敲开他的牙关，而手也不规矩的，贴心地点燃又浇灭他的欲望，我迷恋地看着他身上的青鸾，每每这人情动，青鸾也好像活了一般，看起来更为瑰丽。

他是我的，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肤，每一丝神魂都属于我。

六、

我来到西厂私设的厂狱，里头静悄悄的，除了血腥味重了些，没什么毛病。

我懒洋洋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，边抠指甲边问话，「哪儿的人，问出来没？」

执行的人在我面前抖成筛子，「属下无能，求提督大人恕罪。」

我眯了眯眼睛笑，「恕什么罪，你有什么罪，嗯？」

那人不晓得怎么回话，我只能抬手，「反正他也不会说话，把舌头拔了便好。」

领命的人利落地塞着他的嘴把他带走了。

我这才抬起眼皮子看向那日刺我之人，我这还没开口，他就朝我吐口水，还好我眼疾手快让开了，这一声「阉狗」骂得我耳朵差点聋了。

我端起肉汁浇在他身上，抬抬手让人把咱们西厂特地养的疯狗牵过来。这间隙呢，自然是敲打敲打我的孩儿们，「半个月没审出东西，这还是我掌权以来头一遭呢，西厂混了不干净的东西进来，不知道治？还要我吩咐不成？」

孩儿们个个低头认错，看见疯狗被牵过来，我也懒得计较，抬抬手就让养狗的厂卫把狗放过去。

狗吠，惨叫，撕咬，鲜血淋漓。

吃得差不多了，乖狗狗也没了力气，我靠了过去，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」

哎，真是勇士，还和我翻白眼。

好些刑法——用上去，他才晓得告诉我是薛元年那个狗贼。

我擦了擦手，丢下帕子，「赏个痛快，凌迟处死吧。」

我实在有些纳闷，我江宴虽是个「太监」，可属实是个好官啊，薛元年什么玩意儿，也敢在我面前蹦跶，可笑。

吩咐锦衣卫去抄家，正是很无聊地朝自己寝殿走，去查那日同谢殷极像的公子的锦衣卫倒是将密信呈给了我。

我把人支走，拆了信就看，呵呵，谢容——大梁太子。我说怎么查不出谢殷的身份，原来是大梁皇子。

心里窜出一股邪火，直接飞掠回了寝殿，便看见谢殷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书，君子如玉，却偏偏漂亮又不好接近。

按常理来说，我应该把人抓起来直接带进西厂的，不晓得怎么，我却是忍住了，将密信砸在他脸上，「阿殷？或者我该叫你大梁皇子殿下？」

谢殷一身冰肌玉骨属实太过娇嫩，信封将他眼角下划出一道口子，渗出森森血迹，为他平添几分妖异。

他面无表情地拿起密信，一目十行地扫过去，声音还是那么温柔却未曾解释什么，反倒又将问题丢了回来，「你想说什么？」

我被他这无所谓的态度激到，没忍住火气，欺身而上，一手钳住他的手腕，一手掐住他的下巴，声音有逼问厂狱犯人时的几分阴毒，「殿下是不是要我把你压进西厂好生伺候才肯说？」

大约是我手上力道狠了些，谢殷不太舒服地动了动手腕，我下意识想松开他，又勉强回了神志禁锢得更厉害，「既然殿下没什么好说的，那便跟我去西厂走一趟吧。」

话音刚落，谢殷的目光就落在了我身上，有些冰冷，有些刺痛，不负往日温柔，我说不出口心里是什么感受，总觉得有几分酸涩，便不想看他，偏开头起身，带他去了西厂。我没找人压他，因为谢殷极为乖顺，自己跟着走。

但我心里却抓心挠肺似的难受，他为什么不解释？

到了西厂，厂卫迎上来，看着谢殷，试探地问我，「大人，要属下.....」

这人话还没说完，我就皱眉睨他，「全部滚下去，本提督亲自审！」

看着这群人全部退了下去，我将谢殷按在椅子内，铁铐绑好，弯腰看着他狭长的双眸，勾了勾唇，「再给殿下一次机会，来我大齐，所为何事？」

谢殷微抬下巴看我，眸子里漆黑一片，一言不发。

我心里腾起怒火，一巴掌就扇了过去，将他白皙的脸抽得通红，甚至有些肿，唇角都溢出点点血迹，「真以为我舍不得动你？」

谢殷轻轻笑了一声，开了口，声音还是那么温和，却有些哑又有些绝望，「怎么敢。」

刺耳。

我舔了舔有些干涸的唇，掐正谢殷的脸，眯着眼睛看他，「你敢得狠！」说完就俯身吻他，应该说是咬他，他微微挣扎了一

瞬，便顺从了下来，被我咬得鲜血淋漓，直到满嘴铁锈味我才将他松开。

我靠着他的鼻尖，看着他染上情欲的双眸，瞥到他仿佛滴血的耳尖，手探入他的衣摆下处，轻轻地划过他的每一寸肌肤，阴桀地笑了笑，「殿下还挺享受，不如，我给殿下找几个男人过来？」

我这话一落，谢殷的瞳孔就蓦地放大，刚刚还微红的脸突然惨白一片，连薄唇都失去了颜色，他还是没有开口。

我自然一把将人放开，传外头候着的厂卫，「找几个体力好的锦衣卫过来。」

脚步声渐远，谢殷死死地盯着我，双眸中布满绝望，但是偏偏忍着，一个字也不说。

这副姿态，自然看得我心中烦躁不已，倚在对面的座椅内劝他，「殿下现在说，还来得及。」

谢殷薄唇动了动，声音哑得要命，「你把我当什么？」

仅仅六个字，问得我心里一愣。

垂眸思虑良久，可笑，不过是哥哥的替身罢了，笑了笑，「大梁皇子殿下。」

四名锦衣卫推开牢门进来，站成一排，「参见提督大人。」

我没什么情绪地挥了挥手，「上他，一起上。」

这四人面面相觑，犹豫不决，惹得我心中烦躁不已，「怎么，还要我说第二遍？」

他们不再犹豫，伸手就去拉谢殷的衣领，我眼睛紧紧盯着谢殷，他的双眸通红，愤怒绝望，一片死气，我的心好像被一只大手死死抓住，透不过气来，又闷又疼，正准备开口制止，外面却传来了对接大梁锦衣卫的声音，「提督大人，属下有要事相禀！」

这声音宛如天籁，瞬间将我解放，我连忙挥手，「停，都出去！」我转头看向门外，「进来。」

密信交到我手中，锦衣卫尽数离开，牢房中又只剩下我和谢殷，他此刻坐在那里，毫无生气，就像是一个破败的人偶，看得我忍不住眯起眼睛，压下心中无法忽视的抽痛，打开了密信。

七、

大梁皇后诞下双生子。

生下双生子在哪儿都是喜讯，偏偏生在帝王家，却成了最大的忌讳，毕竟哪个皇帝愿意这世上有人同自己一样呢？是以大梁素来有双生子无缘储君之争这一条不成文的规定。

皇后不甘心，对外宣传是龙凤胎，将小儿子当作女儿教养。

她暗恨小儿子不是女儿，私下总爱折辱，以至于小儿子性格古怪。

大儿子成功立储，皇后开心之余又怕事情败露，索性将这当女儿养了十多年的小儿子扔至大齐不管不问。小儿子被送入大齐闻名的花街柳巷，还没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什么，又被贪官买走献给了大齐帝王。

密信从手中滑落，难受的情绪爬满了整个心脏，手上使不出一丝力气，连一张纸都抓不住。

谢殷，已经受了这么多苦，还要被我这么羞辱。这就是我所谓的，对他好些。

我闭上了眼睛，不敢说话，也不敢看他。整个牢房内，是死一般的沉静。

我江晏，从不是鼠辈，合该我面对的，不能逃避。我扶着扶手从座椅中站起身，走到谢殷身前，将铁铐为他解开，这人还是一动不动。

我伸手想将他捞出来，他猛地偏开，「别碰我。」

我收回手，「好，我不碰你，你自己起来好不好，我们回家。」

谢殷轻轻笑了一声，说不上是讽刺，我却偏偏想要找个洞钻进去。他站立起来，身姿挺拔而清瘦，君子如玉，端方雅致，好似什么也不能将他击垮，我默默地跟在他身后。

陪着他走过西厂昏暗狭长的牢房甬道，走进天光照射的广场。

这样一个人，怎么能叫人不心疼呢？

愧疚、悔恨，无措和害怕，一丝丝密密麻麻爬满我的整颗心脏。

空前绝后，我第一次想对一个人好，想把命都给他，说不出是愧疚，还是别的什么。

八、

回了寝殿，我安排人打了一桶水到房中，我看着坐在那没什么情绪的谢殷，软着声音劝他，「阿殷，来沐浴吧，好不好，西厂太脏了。」

谢殷看了我一眼，又垂下眸子，轻轻「嗯」了一声，听起来极为温柔，仿佛回到了昨日。

我却不太开心，我宁愿他怪我。

见谢殷走过来，我自然是自觉地绕到屏风后面，听着里头的水声，不知怎么便想到了西厂中那个血腥味极重的吻，脸颊有些烫。

没一会儿谢殷青丝披散，穿着一身白绸中衣走了出来，佳人如许，出水芙蓉，美艳绝伦，胸腔疯狂振动，里头关着的猛兽似乎要破牢而出。

我自顾自地拿起汗巾走到谢殷身侧要为他擦头发，他自然浑身僵硬，可是却没有避开，我忍着翻腾起的情绪，细细地为他擦拭。

入夜，我收了地上的被褥，爬上了谢殷的床榻。

谢殷眸子里漆黑一片，看不清情绪，「九千岁干什么？」

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尖，「和你一起睡，我不碰你。」

同榻而眠有助于培养感情。

谢殷不再说话，朝里头缩了缩，和衣躺下。

看着这人线条流畅而凌厉的侧脸，我不知不觉也陷入了梦境。

难得睡得香甜，却觉得难以呼吸，一下子惊醒，就看到谢殷修长的手刚刚从我脖颈上拿开，他想杀我。

满腔恼怒和一阵道不清缘由的酸痛，我翻身骑在他精瘦的腰肢上，掐住他下巴，恶狠狠地笑，「殿下想杀我？那怎么又收了手，嗯？」

谢殷漂亮的眼睛里浓稠一片，我实在看不懂，但是情绪无法宣泄，俯下身就吻他，比在西厂大牢里吻得还凶狠。

我和着血吻到了他的颈侧，这人浑身僵硬猛地将我推开，我自然死死压住，一拉一扯之间，我的中衣散开，露出了里头的裹胸。

谢殷愣住了，我也愣住了。

「九千岁，你.....你是女人？」

杀了他这个想法瞬间充满我的整个脑子，诚然我的手也向他的脖颈探去，但连喉结还没碰到，我的手就收了回去，一下子从

他身上爬了起来，站在床边，抱胸看他。

谢殷也起身，衣领半开着，露出精致的锁骨和上头的点点红痕，暧昧至极，诱人不已，「九千岁怎么不杀我？」

「舍不得。」我很如实地说出了心中的想法。

谢殷听了笑了起来，「九千岁还会舍不得啊。」照理来说，这句话很嘲讽，我却看出了他藏在笑意里从心底漫出的开心，鬼使神差地，我的心脏开始不受控制地胡乱跳动起来。

扶着床柱，探下身子，轻轻贴着他的薄唇，「我不杀你，你再喜欢我一次好不好，欠你的，我都补偿给你。」

谢殷喜欢我，无论我是男是女，他都喜欢，我看出来了，也知道。只是西厂那一遭.....

谢殷僵住，双眸紧紧盯着我，「九千岁是喜欢我吗？」

我听他这么问，就知道他答应了。

甜，从心底漫入口腔，漫到舌尖，狠狠贴上去，轻轻应了声「嗯」，单单一个字，就将面前的美人点燃，谢殷伸出修长的手便死死扣住我的腰肢，探了过来，攻池掠地。

不知多久，这人轻轻喘着气将我放开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柔柔地为我将凌乱的青丝理顺，「江晏，这是最后一次。」

我伸手遮住他的眼睛笑，「好。」

我热情地亲吻他身上那只要腾飞而起的青鸾，从鸟喙吻到尾巴，而尾巴恰巧纹在小腹，以至于谢殷身下动作克制不住地变狠，「姐姐这么喜欢这只鸟？」

欲望和占有全部藏在这句话里。

我听得明白，捧过他艳丽的脸，轻柔地吻，「干爹说我像青鸾，我小名鸾鸾。阿殷，这是我，每一刻都在你身上，和你肌理相连，我怎么会不喜欢呢？你难道不喜欢吗？」

谢殷听了动作顿住，眼神漆黑一片，良久唇角微微勾起，一副取人性命的妖精模样，「喜欢，喜欢得要命，鸾姐姐。」他这般说着，那动作自然是要了我命似的凶狠不已。

九、

郁流生辰，大赦天下。

想着谢殷日日闷在这也是无聊，不如趁此带他玩玩。

「陛下，臣想带内子来参加您的寿宴，您怎么看？」我弯着腰状似恭恭敬敬地向郁流提要求。

郁流将奏折往我身上一扔，眼皮子都没抬，「成啊，今儿朕该看的折子就劳烦爱卿了。」

真有他的！

「臣遵旨。」我默默地开始顺折子准备带走，毕竟求人办事，总得等价交换，剥削我便剥削吧。

郁流却是支着下巴调侃我，「江晏啊，朕还是第一次瞧你这样，可别真栽了。」

我没反驳，抱起折子就走，或许吧，栽便栽了，也无妨。

我匆匆忙忙地批折子，招呼下属先把谢殷带去御花园等候郁流的生辰宴。

我把自己收拾得风流倜傥，如果不考虑我不行的话，简直就是京中女儿的春闺梦中人，十分惬意悠闲地往御花园去，就见那些个妃子和官家小姐围着我家美人指指点点。

「不要脸的下作玩意儿！」

「被皇上赏赐给太监，可真是笑死人了，要是我，当天晚上就拿条白绫自缢了去。」

.....

不堪入耳。

我堪堪知道三个女人一台戏，我却不晓得，她们刺起人来那么难听。

我的谢殷，明明该是大梁受宠的皇子更或者是太子，一朝荣登九五，凭什么在这后宫深处，受妇人磨搓。

我一时气得眼睛都疼了，偏偏是我考虑不周，带他来此，我怪不得别人，大概只能恨自己，急功近利，只知算计，却不晓得如何爱人护人。

我大步上前牵起谢殷的手，将他半护在我身后，凉凉地看着那些个女人，「你要是嫁给太监，便要自缢？」我轻轻一笑，继而道，「可以啊，本提督准了，将你赏给我东厂的刘公公，也不算辱没你，明日你要是还活着，本提督亲自将你带去西厂喝茶。」

杀鸡儆猴，我也不想与一众女人为难，把她们吓得瑟瑟发抖后也就拉着我家谢殷离开了，只是路上他脚步顿了顿，「不参加皇上寿宴了吗？」

我挠了挠他的手心，轻轻嗯了一声，生怕吓着他。

倒是谢殷笑出了声，「没有关系的，阿晏。」

我身子一僵，一个想法就那么不受控制地升腾起来，「阿殷恨大梁吗？」

谢殷低头看我，目光平静，「阿晏想做什么？」

他目光如炬，将我照得无处遁形，「想替大齐扩张版图，也想给你一个身份。」

谢殷微微一笑，还是这么温柔，「阿晏想要什么都可以。」

我心中滚烫。

十、

这日，我下早朝回来正往书房走，哪晓得谢殷竟然就在这，还正在书架中找书，我上前去倚在一旁，「阿殷想要什么书？我

帮你找吧。」

我这话刚说完，谢殷就抽了一本书出来，还带出了一幅画，画卷落地散开——是哥哥。

我一时间气血上涌，直冲脑门，这这这，这该如何是好，连忙蹲下去收起了画，我边卷边密切注意谢殷的表情，看不出什么不妥，正想着开口转移话题，谢殷却笑了，「阿晏什么时候画了我啊？挺像的。」

嗯，将计……就计？

「嗯，胡乱画的，你别看了。」我匆匆收起画卷。

谢殷顺势将我按在书架上，低下头便咬我的唇，一下一下，像一只小兽，「舍不得阿晏，不想走怎么办。」

我要送他回大梁，来一招偷龙转凤，换下太子谢容，大梁老皇帝身子骨早就不行了，等谢殷登基，自然不费一兵一卒，便能换取几座大梁城池，也算是公平买卖。

「我可以陪你一起去。」看我家谢殷登基，也不是不可以呢，只是为难我日后两边跑了，

谢殷听后，狭长的眉眼弯了起来，似乎极为开心，「好。」

等谢殷离开书房，对哥哥的思念才铺天盖地地涌上心头。

我自幼生长于宫中，无父无母，被干爹抚养长大，干爹将我扮作太监，授我权柄，教我武功，所有能给我的，干爹都给我

了。

干爹临死前便告诉我，我是女儿身的事情，一定不要随意暴露，否则，万死难辞其咎。

其实，我与郁流的关系，那可真是铁，大约他知道了，也能饶了我。只是我从小就被教着管理东西两厂和锦衣卫，教着杀人越货帮皇帝擦屁股，我还没想好，当个女子该怎么当。

唯一一次，穿上女儿家的裙装，还是几年前，干爹还在世的时候，我替干爹出去杀人来着，路上却遭遇了京里派来的杀手，一个大意，重伤掉进河中，醒来就发现自己穿了一身女儿家衣服，躺在一间茅屋中。身旁坐着的便是哥哥，他低着头给我煎药，温柔不已。

哥哥什么都会，却偏偏没了记忆，他将我照顾得极好，伤好之后，不知怎么，很是舍不得离开，想着就这么待着，待一辈子，也未尝不可，但终归还是忍住了。

我问哥哥要不要同我回去，哥哥眼睛里温柔得能滴出水，他轻轻说了一声「好」，撞进我心里。

一路北上，那是我仅有的快活时候。

偏偏，刚到京城，哥哥莫名其妙生了重病，就这么没了，死在我面前。

一天好日子都没能让哥哥过上，我可是东西两厂小提督啊，哥哥怎么就不能撑一撑呢？

不过我与哥哥，终归是过去了，也许初见谢殷时喜欢他，是因为哥哥，但后来只因为这人是谢殷罢了。

本来我作为提督，不必上朝见驾，做事也是行踪不定不必汇报，是以倒也没跟郁流商量，这几日都忙着把手头上的事情办完，就是为了随谢殷去大梁一段时间。

这日我批奏折，谢殷就在旁边看书，我被朝中老头气着，谢殷便剥了一颗葡萄塞我嘴里，轻声哄我，「别气了，吃葡萄吧。」

葡萄很好吃，人也很好看，我偷偷瞟了他一眼，这人认认真真地看着书，垂着眸子，乖得不行，我也不想再打扰他了，便也继续投身于政务。

我太入神了，以至于没注意谢殷看完了书，又走到书架去换新书，更没注意这人笑着拿出了那日掉出的画。

终于处理完了手上的活，却发现谢殷面色有些白，气质都有些阴沉。

我不由得靠近他，贴着他的鼻尖，「阿殷怎么了，可是哪里不舒服？」

谢殷勾了勾唇，却没什么笑意，声音也很哑，「没什么，头有些昏罢了。」

我不太放心地吻了吻他的额头，不热，「手上事儿办完了，明日就可以启程去大梁了，你若是不舒服，我们可以歇上几

日。」

谢殷搂住我的腰，搂得很紧，声音也闷闷的，「不必。」

听起来有些冷，我的脊背不由得麻了麻，但想着他不舒服，倒也没太在意，抓着他的青丝说了声「好」。

十一、

我和谢殷带着一队锦衣卫化装成商人入了大梁都城——朝弦。

只是好像从离开大齐那天开始，谢殷的情绪就一直不高。

我牵着谢殷的手，轻声问他，「阿殷为何连日来都不开心？」

谢殷的身子僵了些，「没什么，换下谢容，把他交给我好不好？」

我挑了挑眉，就为这事？

「不把他直接杀了？」

谢殷侧过身看着我，我看不懂他的神色，还没等我问清楚，他却勾了勾唇，「阿晏要想直接杀了，也可以。」

我两手一摊，「我无所谓啊，交给你处理吧，毕竟是你哥哥，万一我杀了你哥，你不高兴怎么办？不过阿殷，成大事者，不拘小节，做事还是要斩草除根比较好。」

谢殷俯下身子笑得温柔又多情，吻了吻我的鼻尖，「多谢阿晏教诲。」

啧，也谈不上教诲吧，其实谢殷还真的挺聪明的，只是看现在这个样子似乎有些心软呀。

将谢殷与谢容互换身份的事情是如此的顺利。

锦衣卫打探到今日谢容穿的衣袍，我带着换好装罩上长袍的谢殷走在回太子府那条最繁华的街道上，收了钱的乞丐和流民看到太子府车马出现的那一刻就冲了出去，场面一片混乱。

埋伏在四周的锦衣卫假意杀了过去，劈碎了马车，人群乱窜，我将谢殷的长袍收走，将他推了进去，反手就要刺向谢殷，果不其然，太子府的侍卫下意识地护住谢殷，电光火石之间，我拖走了谢容，留下眼神，示意锦衣卫将太子府侍卫全部杀死。

这一次狸猫换太子，血流成河，太子府的侍卫只剩下两三位，而我带来的锦衣卫也死了七七八八。

太子「谢容」遇刺的消息传入宫中，谢殷自然也被护进了宫中。

接下来怎么排除异己，怎么掌权夺位，只能靠谢殷一个人走了。

我很是无聊地在院子里批着大齐送来的奏折，就见谢殷推门而入，笑着放下朱笔看他，「阿殷都处理好了？」

这才半月呀。

谢殷走近，捧起我的脸笑，「自然。」

我微抬起下巴亲了亲他艳丽的薄唇，谢殷安抚似的揉了揉我的头发，「谢容呢？你见过他了吗？」

我无所谓地摇了摇头，「扔在后院锁着呢，有锦衣卫看着，筋脉已经废去，跑不掉的。」

谢殷听我这么说勾起了薄唇，笑得极为漂亮，温柔得好像能滴出水来，「把他给我，好不好？」

我挑了挑眉，「今晚就送到太子府。」

美人小小要求，怎能不答应。

谢殷一把将我捞起就搂入怀中，修长的手指极为不规矩地解我的衣带，「阿晏能不能给我？」

我身子一僵，什么都没说，谢殷却伏在我颈间细细地吻，「鸾姐姐，可怜可怜我，嗯？」他尾音微微勾起，又哑又欲，勾人得要命。

操。

我攀着他的脊背，咬着他的脖颈哄他，「再叫一声姐姐，乖孩子。」

谢殷听了闷笑出声，「姐姐，鸾姐姐。」

翻云覆雨，我累得手指都抬不动，这人却仿佛得了趣味，又懂了我的软肋，一声声「姐姐」地叫着，或哀求，或委屈，只是动作又凶又狠，表里不一。

十二、

老皇帝快不行了，将手上的暗卫交给了谢殷。

也就在那一天，皇后暴毙的消息传来。

谢殷白着脸色来到我这处，咬着我的唇，闭着眼睛，将那双通红的眸子都遮住，将里头滔天的情绪也遮住，「姐姐，我杀了她。」

我回应地轻轻舔舐他的薄唇，轻柔地蛊惑，「别难过了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也会杀了她的。」

谢殷听了我说的话，睁开双眼，那里头一片浓雾，眉眼微微弯着，唇角轻轻勾着，扯掉我的外袍，一个个吻落下来，充斥着欲望，「我就知道姐姐和我一样。」

听了这句话，我垂下了眸子，无所谓地笑了笑，又攀上他的脊背，轻轻划过他一根根脊椎骨，放肆地迎合着。

这人却还是不满意，事后拉着我的手，去抚摸他身上的刺身，声音含了糖又含了刀，「姐姐喜欢吗？」

我轻轻勾勒着他身上的凤凰，「喜欢得紧。」

「我也喜欢呢，姐姐愿意也为我留一个吗？」谢殷挑起我的下巴，笑得还是那么温柔。

我忍不住舔了舔唇，「都依你。」

谢殷眼睛里的光好像被点燃，没一会就差人送来了工具，他在我的腰侧刺了一只鸠鸟，然后像我那日一下烙下一吻，「姐姐，饮鸠止渴，你浑身带毒，我也要留下你，你是我的。」

我侧头和他那双漂亮又动人的眼睛对视，「自然。」

谢殷听了我的回复，笑得甚至有些明媚，伏在我身上，不管是流连在我腰侧鸠鸟上的吻，还是他身下的动作都极度凶狠，充斥着破坏和占有，似乎想要将我拆吃入腹。

等到谢殷走后，我终于忍不住摔了满桌瓷器。

和我一样？

呵呵，我是他的话，我最想杀得人就是我自己！

我忍不住咬了咬后槽牙，现在在别人的地盘上，急不得，「子墨，进来。」

子墨瞬间出现在我身边，「提督何事？」

我眯起眼睛压下满腔怒火和无法忽视的刺痛，「外面应该是有人守着，明天暗中回大梁，找个人作你的样子替回来，东厂、西厂、锦衣卫，稳住大齐不乱，有多少人，给老子带多少人来！」

子墨大概是第一次看我那么生气，微微怔愣了一下，低头应「是」。

我看了他一眼，将追魂香扔给他，「来了之后，凭这个找我。」

子墨接过追魂香点头，不再废话，弯腰施礼离开。

谢殷啊谢殷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太爱你把我当蠢货？什么话都敢说，嗯？

这还未曾登基呢，昭昭野心就藏不住了？

虽是这般想着，可心里那一阵一阵的刺痛，我是怎么也忽略不了。

十三、

大梁的老皇帝驾崩，谢殷顺势继位。
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第一件事就是将我请进宫中。

我看着面前玄色龙袍加身的谢殷，勾唇讽刺一笑，「过河拆桥，阿殷真是玩得极好。」

谢殷漫不经心地「嗯」了一声，随即想起什么似的，极其温柔道：「姐姐，你书房中的画，我仔细观摩过了，那人，是我哥哥。」

我听了怔愣在原地，哥哥是谢容，怎么可能？哥哥早就死了，我亲手埋的。

许是谢殷看到我惨白的脸色，慢悠悠地走近，掐着我的下巴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「姐姐不信？」说着就将他手中的密信塞了过来。

我自然低头一字一句地看。

第一张纸，是仵作验尸的结果：刨尸地点正是当初埋下哥哥的京郊七里处桃树下，死者男，死时年十六，死因痨病，生前应该是做惯苦力的人。

不是哥哥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哥哥手上没有一点薄茧。

原来那时哥哥只有十六，还真比我小。

第二张纸，是当年的前因后果：当年哥哥还真是来寻人的，背着大梁皇后偷偷来寻的自然是自己的「妹妹」谢殷，可惜路上遭遇了大梁刺客，失去了记忆。大梁皇后找到哥哥自然要抹除他来过我大齐的痕迹，将哥哥假死带走。

这大梁皇后可真是好手段，在我江晏眼皮子底下偷龙转凤，要不是京城境内是我江晏的地盘，说不准这毒妇还得将我暗杀了去！

「谢容呢？」我勉强抬头看着面前笑得极其风情的谢殷，虽然哥哥已经过去，但我终归不想他因我而死。

谢殷的笑容僵了僵，变得有些锋利，似乎这才是他本来的样子，并不温柔，「姐姐不是说笑吗？姐姐亲手将人送给我，我自然是活刮三千刀啊。」

忍不住闭上双眼，压住满腔火气，可惜还是没忍住，我一把抓住谢殷的衣领，「你.....」

我还没说完，谢殷就低头吻我，将我的谩骂尽数吞掉，不，应该说是咬。

血腥弥漫，我狠狠推开他，他擦了擦嘴角的血，轻笑出声，「怎么，姐姐找到正品，就嫌弃我这替身了？」这般说着，修长的手就已经解开了我的腰带，伸了进去，一下一下，细密地勾画着他留在我腰侧的鸠鸟。

我死死盯着他，吐出口中腥咸，「对。」

仅仅一个字，却像燃烧了他的全部理智，刚刚还能勉强笑着，如今嘴角却是完全落下，脸色漆黑。

我就看不惯他这模样，开口嘲讽，「别整的你好像吃亏似的，我可是把皇位都捧到你这替身面前了，哪有那么高的价？」

谢殷点了点头，「是挺贵的，不如就留姐姐在大梁住下，把多的价还给你。」说着他喊来守在外面的宫侍带我下去。

把囚禁说那么好听。

坐在榻中许久，我才勉强平复心情，我江晏还是第一次摔得这么惨，第一次被别人算计成这样，还真是应了那句「温柔乡，

英雄冢」。

我没什么事做，自然是在殿中翻书，夜色沉沉，谢殷竟然又来了。

我抬起眼皮子看他，「陛下不会还指望我侍寝吧？小心断子绝孙。」周遭都是暗卫，我是不能全身而退，但要是过分了，兔子急了都咬人，何况我江晏。

谢殷抽掉我手中的书卷，「姐姐难道不喜欢？」

「喜欢是喜欢，但分人啊，你看看你，哪里比得上你哥……」我笑咪咪地刺他。

这人约是从小被他哥的阴影笼罩着，一句话也听不得，不管不顾地就要低头吻我，我这次却长了记性，偏开头掐着他的下巴，看着他布满嫉恨和怒意的眼睛，「本来就比不上，还不让人说？」

谢殷闻言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有些仓皇地离开，我看了一眼这人清瘦的背影，心渐渐沉了下来。

我是黑心肝，我是混蛋，我是心狠手辣不择手段，可我好像还没利用过别人的感情呢，谢殷还是厉害的。

一连几日，谢殷都不曾再来。

我的孩儿们倒是偷偷溜进来几个。

「提督大人！」子墨后头跪了三个。

「其他人呢？」

「守在皇宫外，等大人一声令下，便能杀进来带大人离开。」

听了这话我笑了笑，「杀呀！」我什么时候要心慈手软了，我要想跑早就跑了，算计我？不疼一疼，到底是哪来的道理。

我江晏可不是信奉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之人，我要的是欠我的，百倍还之。

「是！」

信号弹响起，东西厂、锦衣卫乌压压地全部飞掠进来，而谢殷自然也在暗卫和禁军的围护之下出现。

「阿晏总是这么算无遗策。」谢殷穿过人群，紧紧地盯着我。

我摇了摇头，「哪有，还不是被陛下骗了去。」说罢招手，双方就厮杀了起来。

我拿过自己的佩剑，朝谢殷杀去，他不会武，给我碰到一下，都是要命的。

他的暗卫不是吃素的，我的孩儿们又何尝是好对付的。

我背后被人刺了一剑，却见谢殷面色惨白地朝我扑过来，我本想掉头宰了后头的杂碎，却心念一转刺向了谢殷的小腹，恰好刺在青鸾尾翼处。

我一脚踹开身后那人，趁机掐住谢殷的脖子，「都退下，我这一剑刺得可是不轻，不趁早治，你们又该发国丧了。」

大梁的禁军和暗卫都面面相觑，谢殷脸色惨白，声音很轻，「退下。」

我一手掐着谢殷，一手托着他清瘦不已的身子朝宫外走。

这人几不可闻地问了我一个愚蠢的问题，「姐姐是不是心里一点都没有我。」

他算计我，还要计较我喜不喜欢他，未免可笑，「不曾。」

这二字一落，这人似乎就完全脱力，我顺手将他丢下，朝我的孩儿们喊了一声，「走！」便飞掠离开。

后头的禁卫和暗卫似乎还要追，却又被制住。

连夜离开朝弦，路上草草包扎了伤口，马不停蹄，才算是到了大齐，我身体几乎快要支撑不住了。

我吩咐子墨清点人数就倒进了寝殿中，不准任何人打扰。无论如何，失去意志，便只能一个人硬挨，谁都不能信，因为已经信错一次了。

十四、

等我悠悠转醒，发现郁流就躺在一旁，思绪千回百转，跪了下来，「臣罪该万死。」

郁流挑眉一笑，颇有些讽刺，「是挺罪该万死的。」他抬了抬手，「行了行了，起来，躺床上去，就你这德性，是男是女有区别吗？」

我没说话，又爬上床去，就说郁流知道也不会怪我，情分还是要从小培养。

不过我还没感叹完自己和郁流感情好，这人就一脸幸灾乐祸地笑我，「朕是真没想到，你能栽了。」

我知道他说的是谢殷，心里还是忍不住泛疼，「大梁现在怎么样了？」

郁流站了起来，「福大命大，活下来了。」

仅仅八字，我却不得不承认，心落到了实处，我不想他死。

郁流走了，吩咐我好好养伤，我没什么情绪地应了一声，躺在床上，却是毫无睡意，后背还阵阵发疼。

迷迷糊糊睡着，又被魇着了，满头大汗地醒来，扶着脸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，怎么，谢殷你要缠着我一辈子不成？

这般想着，伸手拿过挂在床头的匕首，想着将腰侧那只鸠鸟割去，偏偏不知道是怕痛还是什么，我将匕首丢了出去，砸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可算是把伤养好了，厂卫锦衣卫缺的人也训好补上了，我又成了那个行色匆匆，犹如鬼魅的大奸佞、大宦官了。

就是不太开心。

这种心情和以前不一样，以前的不开心是被杂碎们烦着了，现在的不开心是心里空空的，闷得很。

郁流也不知道看出了什么，竟然赏给我一个少年，眉眼风情抑或是身姿像了谢殷七八分。

我眯了眯眼睛，「等会儿送你出宫。」

少年被教得极好，好像是按着谢殷的模子刻出来的，弯着眼睛，「九千岁可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」

看见他这副姿态，忍不住在案几上敲了敲，「满意，但是不行。」

再像，都不是。

小孩被送走了，我可是念着他像那个混蛋给了不少金豆子呢。

十五、

猎猎寒风将窗户吹开，我放下手中朱笔就要去关窗，却发现窗外站了一人，白衣沾雪，眉眼带笑。

他还没说话，我就猛地关上窗户，背过身去，等着胸腔中剧烈跳动的心脏平复下来，才抬步走出去。

这人还立在窗前，微微垂着头，被浓重的黑夜笼罩，明明穿了一身白衣，周身的气质却好似从地狱中爬出的恶鬼。

我挑了挑眉，半笑不笑地问他，「来寻死的？」

谢殷腾地抬起头，眸子有些亮，「姐姐.....」

虽只有单单两个字，但正好掐着我的软肋，叫我提不起劲儿扑杀过去。

千里奔袭，雪夜佳人。

好像什么故事都可以听一听。

原来我江晏还挺有耐心的。

外头实在太冷，我把人弄进屋里，顺手倒了一杯热茶推给他，
「咱们可不是能坐下谈天的关系，有什么事值得陛下千里迢迢来此处寻死？」

谢殷拿起茶杯，垂下眸子，「发现姐姐好像爱我。」

被他一下子哽住，说不出一个「不」字。

既因为这是实话，又因为面前美人垂眸的风情看起来脆弱至极。

他说他利用我不假，但是现在他什么都放弃了，求我垂怜他。

「皇帝不做了？」

「不做了。」

「喜欢我？」

「喜欢。」

我静静地看着他，这么漂亮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

他纤长的睫毛微微敛下，虔诚而着迷地亲吻我腰侧的鸂鶒，声音清润又带着一些颤，「我以为姐姐会把它挖了的。」

他温热的呼吸喷洒上来，我脊椎骨一阵发麻，「怕疼。」

谢殷听了脸色一黑，掐了一下那只栩栩如生的鸂鶒，「姐姐骗我。」

我听了咯咯地笑，「对，是骗你。」

我顺势滑过他后背青鸾修长的脖颈，「你合该是我的，我也是你的，阿殷。」

【谢殷番外】

谢殷从记事开始，就知道自己和哥哥谢容不一样，即使自己和哥哥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

但哥哥可以穿月白的长袍、玄色的锦衣，自己却要穿着束手束脚的裙装。他很不明白，为什么都是男孩，他要打扮成这样，他不喜欢。

他拿了哥哥的衣服穿，被母后狠狠地打。他浑身都疼，他总觉得母后想就这么打死他，因为母后嘴里念叨着，「你怎么不去

死呢？！你穿你哥哥的衣袍，是要害死本宫和你哥哥吗？」

谢殷只会噤声着说没有，可是皇后却并不在意他想些什么，偏要罚他，将他关进禁闭室，那里头漆黑一片，他哭得嗓子都哑了，求着母后放他出去，母后却根本不理他，母后只会抱着哥哥哄。

为什么？明明他和哥哥是一样的啊。

但是他根本没办法怨哥哥，每次母后罚他进禁闭室，都是哥哥偷偷给他送水送吃的，要是哥哥闲了，甚至还会在外头陪他，安慰自己母后也是爱他的。

怎么可能？他又不傻，母后明明恨不得自己死。

但是有一天，自己突然被从禁闭室放出来，母后为他细心地洗脸，轻声地哄他吃东西，用那双漂亮的眼睛温柔地看着自己。他以为母后终于也要爱他了，可是等父皇来抱着他哄的时候，他才知道，他的母后只是拿他争宠罢了。

巨大的委屈淹没了谢殷，他真的很想搂着父皇的脖子哭，可是他忍住了。

他也明白了，想要好好活下去，只能好好地穿着裙装，奶着声音讨父皇开心。

整个大梁都说他是最尊贵的公主，最受宠的公主，谢殷忍不住笑出了眼泪。太可笑了，他明明是最不被当人看的皇子，连做个男孩，和哥哥他们一起去学堂读书都不可以。

哥哥学骑射，学君子六艺；他学烹饪，学琴棋书画。

就连写出一手瘦金，都被母后把手抽肿，要求他改成簪花小楷。他不想学了，他可以不写字。

谢殷以为自己大概一辈子都会那么憋屈地过下去的时候，才知道他的母后到底有多么狠心。

谢容当上了太子，谢殷就成了皇后不得不除去的隐患。

等谢殷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妇人，那口气分明就是花楼老鸨。

他第一次这么恨，气出了眼泪，那妇人要剥去他衣服的时候，他闭上了眼睛。从前再难挨，他也没想过死，如今，他倒是不想活了，这世上，谁期待他活着？

但若是他能活着，一定要所有欠他的人，都一笔笔换回来。

偏偏还没来得及绝望，他又被买入宫中，以为等到夜里，这大齐帝王发现他是男儿时应该就是他的死期了，谁晓得他只是静静地坐在外头看了一夜的书，临走前那颇含深意的眼神，几乎让谢殷以为，这郁流看破了自己，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要说这无趣至极的生活从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，那自然是御花园中撞到江晏开始。

那人看自己的眼神，明明像一头狼，却又克制不已，让他有了几许好奇，不过还没等他思考出什么的时候，自己已经被赐给了他，做了他的「夫人」。

也是那一瞬间，他看到了希望。

谢殷从来都是有野心的，为什么他要做谢容的影子呢？他一点也不比谢容差，谢容会的他也会，谢容不会的他还是会。

江晏权倾朝野，如果这个人帮自己的话，那一定有机会回到大梁，杀人，拿回自己应得的一切。

洞房花烛夜，这人温柔守礼，让他以为自己是什么稀世珍宝，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感觉，却还是被尽数压下，不能心软，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。

偏偏也露馅得这么快，但江晏又忍下了。对他还是很好，甚至让他第一次堂堂正正地穿了男子的衣袍。

江晏脾气有些阴晴不定，偶尔会威胁他，但没实现过。

七夕节，这人在他身上留下青鸾，又对他极尽勾引，挑起了他那么多年都不曾兴起的欲望。他又在无人巷陌温声与老人家交流，为自己做糖人，好像并没有传闻那么坏，甚至比想象中要更加好。

直到这人为了护住他，只身出去面对杀手的时候，谢殷真真切切地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。

偏偏还是没忍住出去为那个人挡剑，但是为什么说江晏叫谢殷心动呢，因为他又会反身再次护住自己。

只是谢殷拥有的实在太少，他还是克制了自己的喜欢，选择编织一个温柔的囚牢，把江晏骗进来，让江晏成为他杀回大梁的

刀。

机会来得这样快，江晏查出了他的身份，将密信狠狠地摔在他的脸上，等着他解释。

谢殷选择沉默，这一步棋走得险而疼，但是如果成功了，便能换来江晏的全部怜惜。

这人果然将他压进了西厂的大牢。

可是他那一巴掌扇过来的时候，谢殷却觉得心比脸疼，偏偏这人又低下头来吻他，明明咬得很疼，谢殷还是觉得甜，甚至有了欲望。

等那人要找人来轮他的时候，谢殷猛地回神，死死盯着面前的人，他可是心狠手辣的九千岁啊。自己是怎么敢动心的？

大概是从前吃的苦多了，上天选择怜惜谢殷，锦衣卫来得这样及时，江晏收了手。

谢殷知道，他赌成功了，但是一点也不开心，非常不开心，胸腔里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情绪，有不甘有怨恨，还要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涩。

江晏像他期待的那样对他好，但是想让江晏放下戒心，必须还要铤而走险一次，谢殷趁着江晏入睡，伸手掐住了他的脖子。

让江晏以为他恨他，又爱他，想杀他，又动不了手。

谢殷看着江晏渐渐红起来的脸，突然发现自己原来真的下不了手。

不是的，只是设计而已，怎么真的可能下不了手？

但是最大的意外或者收获，大概就是，江晏是女子。

竟然是女子。

谢殷震惊至极，却被漫出的喜悦尽数覆盖，不得不承认，发现江晏是女子，他开心得要命，骗不了任何人，更骗不了自己。一夜沉沦，放纵到他以为那一刻就是一生。

也以为江晏这只青鸾就跟她留在自己身上的青鸾一样，要和自己永不分离。

谢殷开始犹豫，但江晏偏偏把机会给他送上门，这个人要带他去参加郁流生辰，多好的机会引起江晏的怜惜，怎么能放弃？谢殷故意挑衅那些女人，也果然被江晏维护，也果然这人提出了送他回去的提议。

应该开心的，但又不是很开心。

谢殷看见了书房中的画，画的是自己，江晏好像真的很喜欢他，怎么办？

谢殷忍不住地想笑，又忍不住地开心，甚至升起就这么陪着她的念头，有一下没一下地吻她，江晏却说可以陪他一起去大梁。

那真是太好了，他会把她永远留在大梁的。

大梁，他要；江晏，他也要。

只是好像还没想出什么不让江晏不高兴的办法，先这样吧。

如果没有因为喜欢想要细细看那副画就好了，偏偏他看了，才知道自己有多可笑，又明白自己输给了谢容，输得一败涂地。

母后，身份，甚至是江晏。

无边的黑暗吞没了谢殷，仿佛在嘲笑谢殷的可笑，想要破坏一切的恶念完全克制不住，可是他得忍着，他还要利用江晏，怎么能被她看出来，又怎么能被她知道，谢容就是她画中的人，就是她心心念念的人。

再怎么样，也得等到谢容什么也不是的时候让江晏知道，他要江晏陪自己一起痛。

一切都进行得那么顺利，谢殷换下了谢容，骗到了老皇帝手上的暗卫，铲除异己，杀了那个偏心至极、连死都不曾后悔的女人。

但是谢殷并不开心，他想起那个女人临死前的怨毒模样心里就充斥着绝望，他控制不住地去找了江晏，这人果真和他想的一样心狠，却偏偏把他翻腾的情绪安抚了下来。

不想失去她，先得到她。

云霄雨霁之后，谢殷是空前的满足，像江晏给他刻上标记一样，他在江晏身上留下了鸠鸟。这是他无限的爱意，明明知道江晏浑身是毒，他还是想冒死留住。

谢殷不想将谢容丢在江晏身边，又不愿杀了这个哥哥显得自己卑劣无比，就这么将他囚在府中，但是谢容好像并没有什么意见，日日挂着温和的笑意，谢殷心中却更为烦躁。

他讨厌谢容这样。

因为江晏会喜欢。

谢殷想给自己和江晏之间一个机会，应该说是自己心存侥幸，想证明自己不是替身，江晏心中有他。

可惜，他还是不够幸运。不甘、嫉妒和绝望疯狂地淹没了谢殷，他恶狠狠地撕咬着江晏的唇，想得到些什么，偏偏得到的却是挖心至极的言语。

谢殷气得想杀了江晏，又想如自己所说活刮谢容三千刀，但他什么也没干，只会仓皇逃跑。

等再一次克制不住去找江晏的时候，谢殷才知道，这个人有多么心狠，自己见一次死一次，心寸寸碎裂。

谢容真有这么好吗？他谢殷到底差在哪儿了呢？明明是一样的不是吗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要选谢容呢？连江晏都要选他。

江晏带着锦衣卫杀进来的时候，谢殷其实已经不太想抵抗了，又不甘心，他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得到。

江晏被刺伤，谢殷却觉得被刺的是自己，疯了似的扑过去，却真的被刺了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太想知道，江晏是不是心里从头到尾只有谢容，不曾有他。

果然，江晏和那个女人一样。

看着江晏毫不留恋的背影，谢殷力竭倒下。

悠悠醒来，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笑得眼眶发酸。

机械地养伤，处理政务，心里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丝情绪，滔天权势，不过如此。

谢殷以为自己就会这样过一辈子的时候，却莫名其妙地在自己和谢容生辰那天，走进了谢容被囚禁的大殿。这人正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书，瞧见他来了，勾唇一笑，「阿殷怎么来了？」

江晏也喜欢叫他阿殷。

呵。

也许是月色好，又也许是谢殷带来的酒太过香甜，藏在心底的万千情绪，他终归对着面前这张同他一模一样的脸尽数吐露出来。

谢容笑了笑，「江晏喜欢我？怎么会，我去大齐时，已经见过江晏了。她都不曾认出我，我与她之间分明只是结伴之谊，大约时间太久，被江晏将记忆美化了吧。」

谢殷听到这句话整个人僵住，「可是，她把我当.....」替身两个字他说不出口，这两个字就像是对他全部感情的嘲讽和鄙夷，将他的尊严全部踩在脚下，踩进尘埃。

谢容却自顾自地满上一杯酒，「阿殷喜欢江晏，如今可想找个替身？」

不会，不可能。

世上没有人能替江晏，哪怕套着江晏的皮囊，他也不能接受。

像是顿悟了什么，谢殷沉寂多日的心开始扑通扑通地乱跳。

他一刻也不曾耽搁地找出了那个和自己最像的孩子，想方设法地送到了郁流面前，这人果然赏给了江晏。

如果江晏接受了，这孩子就该死。

如果江晏拒绝了，他就放下一切，去求她回头。

好在，江晏拒绝了。

好在，江晏回头了。

这江山还给谢容，谢殷只愿追着他的鸪鸟而去。

这情如饮鸪止渴，他甘之如饴。

- 完 -

